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集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嚴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遂賛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覿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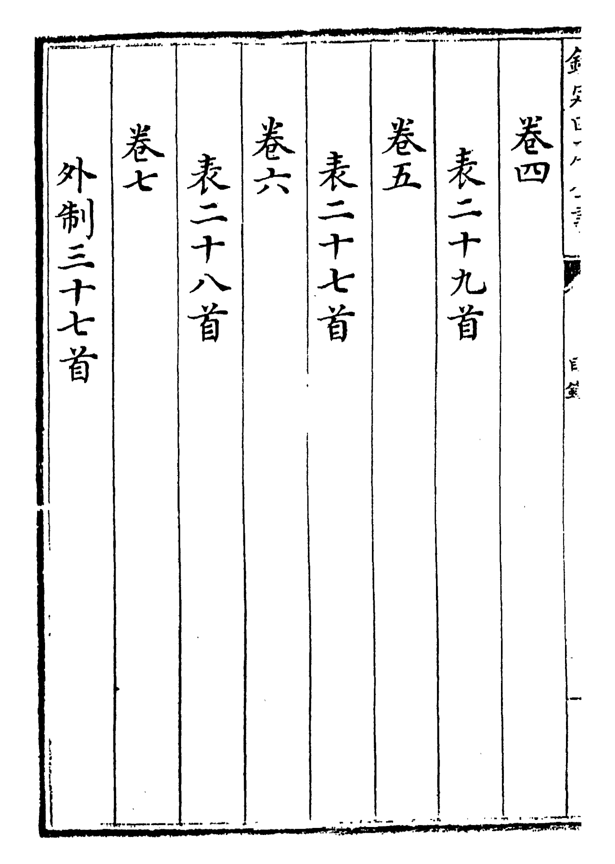
于不朽者葢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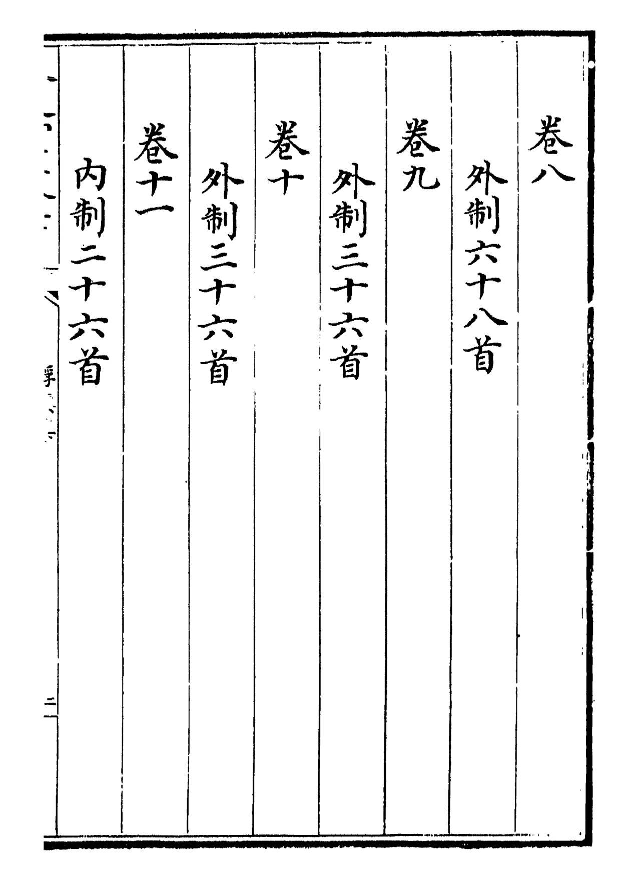
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昭王
鴦嗜昌歜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摹手追貫穿百氏網羅
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
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
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
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
者亦必寓之于此使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
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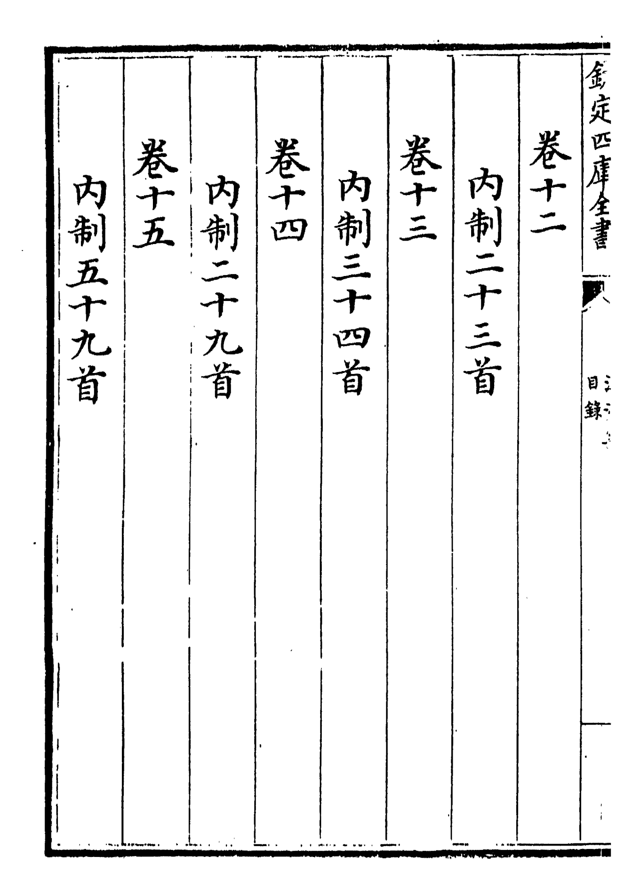
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彦章云晉陵孫覿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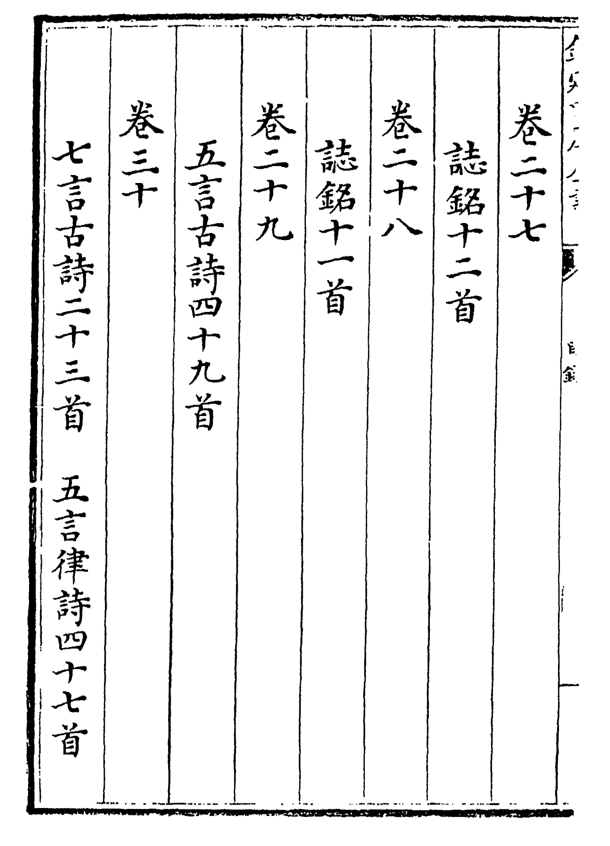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浮溪集目錄　　　別集類三　宋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絶句十五首

六言絶句三首　七言絶句六十一首

詞三首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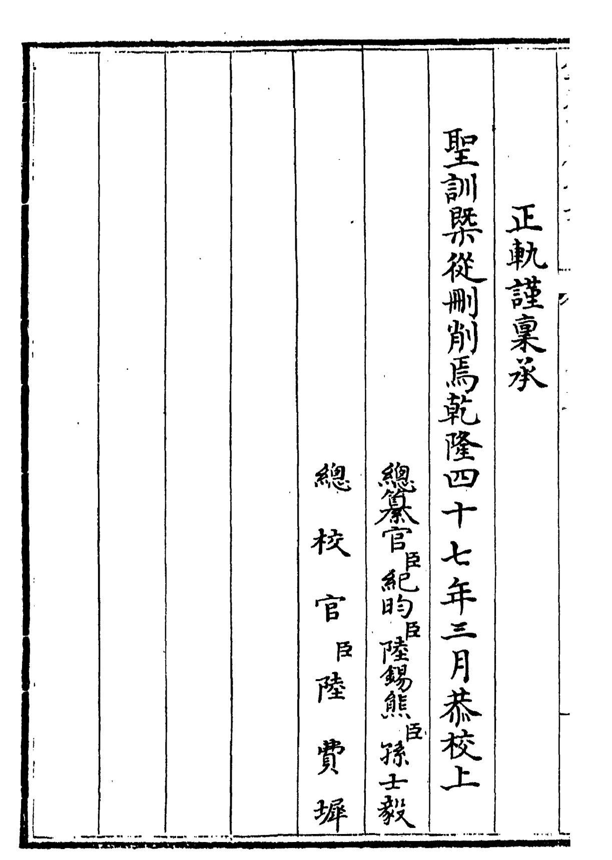
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覿作藻集序則云

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覩
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
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
贍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
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
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槀外
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
文志竝著于錄然趙汸跋羅願小集謂浮溪

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為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刋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内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為編綴裒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

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為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覿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

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卯頗不免為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表一篇均非文章之


正軌謹稟承
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浮溪集卷一

宋　汪藻　撰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

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井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慮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效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説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

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御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御之而陛下諸將爵禄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

復闢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别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

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咈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顔眞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

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
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
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
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
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
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
過掎摭目前爲逭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
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

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
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
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
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
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
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
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卧
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

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黄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澭

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瓘代崇文者黄裳得其要領也髙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瓘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别之以分漢髙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

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衞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

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此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

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畀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説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

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

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

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

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

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

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

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説民窮至骨矣

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

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横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内之可以裁

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
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令一軍之中非戰
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
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
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
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
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
旣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廪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

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

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
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
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虚
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
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
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内外
益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
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

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

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

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睹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

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愼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覩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巵之水酌之一巵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

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

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簳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准安

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准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隻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

濵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而復集是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濵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

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胝田桑盻盻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簳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産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簳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

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簳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鶩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為勞而為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為一豈不為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

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晝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下所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廵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
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
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
人勉强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
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
去其都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
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
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絶如綫以

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伥伥然未知税駕之所其所
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
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
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
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彦博所不
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
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
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

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剿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

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強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

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𤫊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𤫊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藳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

谷數百里閒寂無人煙王瓊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兹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

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王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内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䘚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䘚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

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黄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鬬猶懼不前況令

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
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
惟王燮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燮不救此不可赦當先
斬燮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
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
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
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
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

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葢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

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

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隂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

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

當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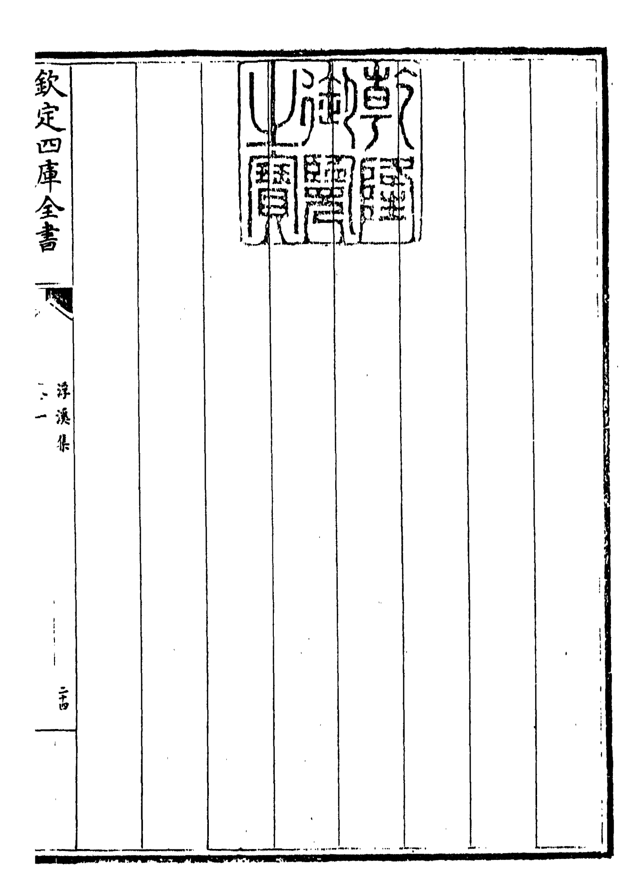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並制選除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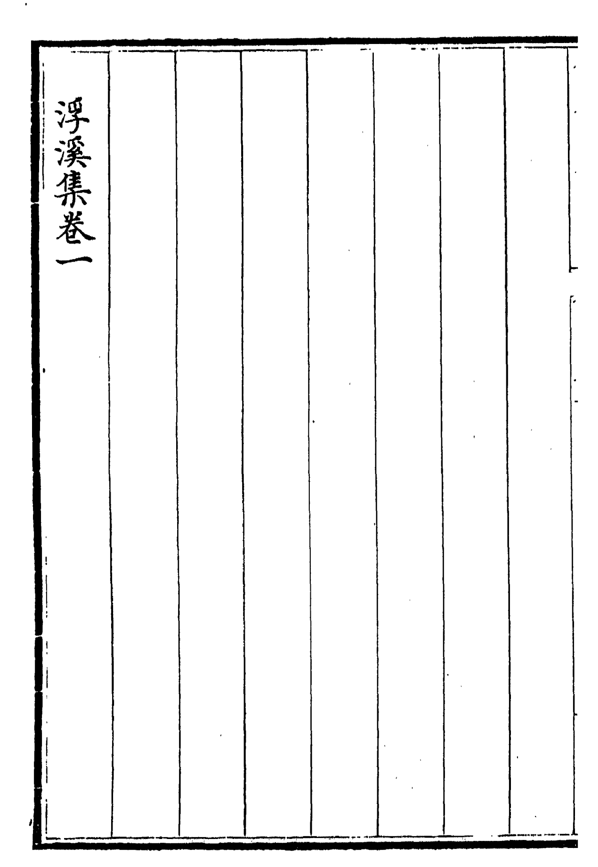
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彦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彦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即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郭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

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臣極力薦援稱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

輒言仲謙卯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漫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並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

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聯籍名之數者旣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浮溪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集卷三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蔣知廉

浮溪集卷二

宋 汪藻 撰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賛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

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瀕羅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栅除現存人戶田

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論僑寓州郡劄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兖州則兖州兖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

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

印文牓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
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
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
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
刼之後人遭殺戮戶絶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
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
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
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

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𦤺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劉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

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珱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珱自陳歴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之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珱者耶況新除人别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

瑗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爲不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爲苟欲貪禄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别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藕遲赴任斥去士瑗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焕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竝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

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闕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者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

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

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

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兹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懐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貲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諔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

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汙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茍非其人終身莫得

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言以

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效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

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叙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禄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宄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慢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

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鏤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于强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

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歳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安宅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黄榜備録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

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絶今且五月矣比常
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
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
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
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為
東南咽喉國之門戸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
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安宅則東南饋餉遂絶如
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戸果得髙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

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

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
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
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
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
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
既皆新人必精鋭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
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
月間氣候稍凉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

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藕良治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爲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酸希慕恩賞卒之敵騎再逼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尚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藕良治臣不知其何人亦不

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録燕山之功實為非政且良治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攽敘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藴良治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税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税已立條約下諸路

監司行去訖竊以為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歷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録自艱難以來

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歷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歴修而成之謂之實録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

阨塞戸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
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
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
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
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
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
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
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

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玆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録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遠人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

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

白黑顛倒小人之説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歴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

已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

貼黄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土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録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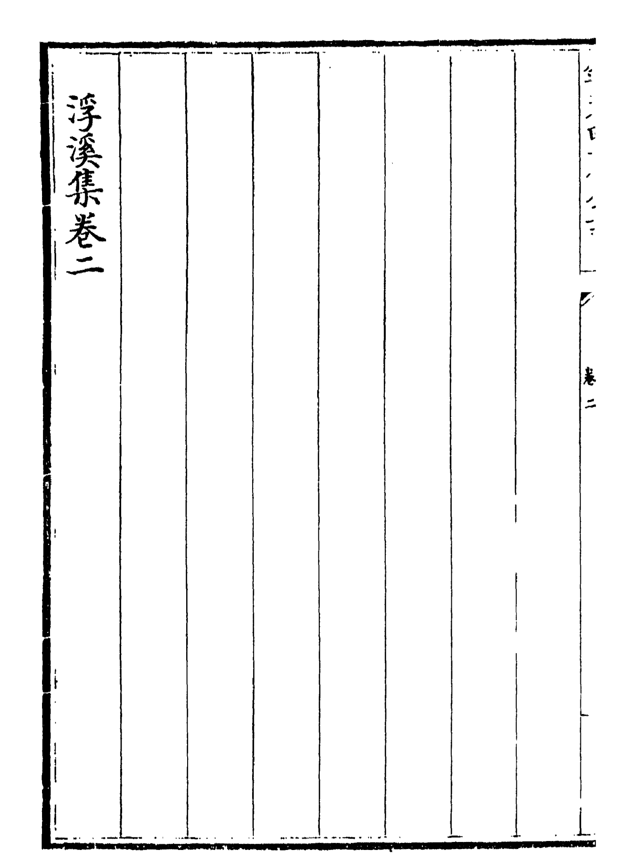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顔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歴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真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真卿昔

章聖皇帝東廵嘉張廵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廵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伏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

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禄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祗受


浮溪集卷二

浮溪集卷三

宋　汪藻　撰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䁥就于至仁雖睟表之非遥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

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
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祼以
為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
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
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
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
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
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

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
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壇
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
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
清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
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恭惟

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胄茂昭文
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
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
徯四海疇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
今九廟尚虚于祼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
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深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
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宫涖中
國而撫四方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

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為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蘿圖而出震人瞻晬表負黼扆以當陽既
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
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
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
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
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歷數專在舜躬爰除

高邑之壇俯應大横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興
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
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
復即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歳之
統交侵行殄于四邊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
期國步寖康人心胥悦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以

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宣王由之復古不有眞主孰恢遠
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彊勉行道自強䂣之荐入
為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宮而
力圖於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
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内之休兵將返舊
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
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
長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廵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夏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攄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興瑯琊而續晉

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廵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否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廵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

刦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繄表探賾寰中旣與夫造

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為事遺玄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

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

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藻為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目先後無致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

故四海覩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髙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𥈭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内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遥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顔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咈清臺之候聖心祗戒久稽路寢之朝既

祲沴之潛銷猶彝儀之未復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歷數萃勤儉于一己濟艱難
之百為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
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
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
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
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
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

垂衣裳而當宁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玆為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既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祲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説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

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饍羞之珍仍蠲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為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尚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為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洊

布瞽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愊恭惟
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
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即
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繇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
致妖氛之息精祲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尚屈
天威昌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
心躬秉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
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機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為信典仰冒清光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為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壓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踳駁之餘顧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

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
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
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為孝友
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
等蚤以褒揚總茲論撰退慚末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顧
與羣工導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寳籙宫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效微
忠游輸悃愊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
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
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
庭標祕籙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
神筴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爲致款祀億萬年之綿
遠意則無窮玆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
固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

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為退聽伏望皇帝
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
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
期于舜獨

賀建築隆兗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為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
圖治以宅中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
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

封惟茲生聚之甿自昔羈縻之域冞入其阻往戍于方
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
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
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
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
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
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
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

繡財賦底慎裒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邊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為祥瑞會四海之圖牒獻中天之晃旒悉輸橐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為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

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竝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旣揜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顧求故實

賀赤烏白鵲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烏本陽精

鶡知歳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
爾珍禽呈兹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
翯翯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
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
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藴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
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
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
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

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黄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晝伏黄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諸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為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頽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

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鐫砥柱之銘行睹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猷而翕將無媿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竝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繫民仰食與海分功釃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

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顧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為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負潤下以作鹹粲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毁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玁狁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郚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寖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罙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尚懐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所指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馘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旣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

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幾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
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翔絶塞之荒墟
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
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忭躍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祇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爰
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
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歷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

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遥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遥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兹為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卜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寢忘其陋而黄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旣陽復于黄宫宜慶回于丹扆臣違顔兹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諳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溫凊徒軫夙宵聽嶰谷之新筩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

而受祉若稽故實遥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
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
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
遠威顔洊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扆之猶睽鴻鴈
雖賔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賔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
于率土瞻旒扆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澤流

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羣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遥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浮溪集卷三